



(秦腔)

会审

馬健翎改編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封面剧照：

陕西省戏曲剧院演員：何瑞秦 霍慧
边宝珊 張全仁 罗四奎

会 審

(秦 腔)

馬健翎 改編

*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西安北大街一〇九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一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陕西分店发行

*

20×30耗1/16·1 $\frac{1}{8}$ 印張·12,350字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000 定价：(5)六分

統一书号：T10094·124

說 明

这是本社已出版的「遊龟山」全剧中的一出戏。为了便于羣众演唱，特出版單行本。

会 審

(秦腔)

馬健翎 改編

人物表

田云山	鬚生	家 郎	小丑
胡鳳蓮	小旦	唐將軍	武生
盧 林	淨	中 軍	
郝子良	鬚生	二家丁	
董 威	丑	四校衛	
徐錫公	老生	四龍套	
姚大廉	淨	四 卒	

〔四官坐轎上，兵喊，下轎〕

徐錫公 武昌撫院徐錫公。

董 威 布政使董威。

郝子良 按察使郝子良。

姚大廉 武昌道姚大廉。

徐錫公 众位大人請了。

四 官 請了。

徐錫公 今日帅府有帖到来，会審之時，还得看帅爺的眼色行事。

董 威 啊呀！龟山之事嗎？

姚大廉 我們該怎样判断？
郝子良

董 威 盧公子平日无法无天，此事有些……

姚大廉 我們还是按师爺的意思判断才好。

董 威 哎！那就不公了。

郝子良 到了师府，再作計議。請！（齐下）

〔盧林帶四龍套上〕

盧 林 怒气冲冲只为仇，每日怀恨在心头！（入帳）

紧鎖双眉皺，怒气总难消；

打死親生子，豈肯把尔饒！

本师盧林。只因田玉川打死吾兒，江夏縣藏子不
猷；本师約請布按三使，前来会審，这般时候，还
不見到来。

（內：「众位大人到。」）

中 軍 稟大人，众位大人到。

盧 林 有請。

中 軍 有請。

（內：「請」）（四官出場）

盧 林 众位大人到了，

四 官 到了。

盧 林 請！

四 官 請！

徐錫公 請問大人，江夏縣可曾帶到？

盧 林 早已帶到，众位大人請来上座。

四 官 还是大人上座！

盧 林 如此不恭了。

四 官 公該。

盧 林 校衛們，喊堂！（同拜，依次入座）

盧 林 來呀，江夏縣上堂！

中 軍 江夏縣上堂！

田云山 懷抱法律，看看帥府的虎威。報，江夏縣告進。]

（與眾官員打恭屈膝後，站立一旁）

中 軍 有刑。

郝子良 去刑。

盧 林 江夏縣！

田云山 大人。

盧 林 我只說你不來，你倒來了。

田云山 大人傳喚，卑職怎敢不來！

盧 林 將你兒可曾拿到？

田云山 已出海票捉拿，生不見人，死不見屍。

盧 林 哇！打死我兒，窩藏兇犯不獻，那里容得。來！推下砍了！

田云山 慢着！老大人！帥府鋼刀雖快，但也不可胡亂殺人。打死人命，不知兇犯底實，先斬七品縣令，國法要緊，只怕大人你斬俺不了！

（唱）國法条条从头看，

事大事小理通天；

打死人命無証件，

因何事該斬七品官？（截）

徐錫公 江夏縣這就不是。你的兒子打死帥府公子，你还敢在帥府堂上如此冒犯，該當何罪？

田云山 大人！卑職之子打死帥府公子、你是眼見，還是耳聞？

徐錫公 这是盧大人親口說出，难道我們布按三使无故誣賴你不成？

田云山 哎呀老大人！自古常言，官凭証而定罪，虎仗山而施威，是非曲直，要有証件，人命大事，必審的確。大人未接訴狀，單听一偏之詞，难免屈了被告，这豈是为官者，哎！所为呀。

(唱) 卑职身为七品縣，

无非与民斷屈冤；

是非情理凭公斷，

國家法律不容寬。(截)

郝子良 江夏縣，是不是你兒子打死公子，自有公論。就該綁子到案，大家公審，为何藏匿不獻？

田云山 卑职之子，自从那日遊學未歸，不知去向。

郝子良 想必是逃走了，无故逃走，情理難通。

盧林 狗官！你与我說，你与我講！

田云山 帥府差人去到龜山，遙聲吶喊，捉拿卑职之子，他乃少年書生，必然驚慌失措，不是盲目逃走，便是投江自盡。这一条人命要是无故被人逼死，卑职还得追究追究。

盧林 哼！

郝子良 江夏縣！你开口什么一偏之詞，閉口什么无有証件，說來說去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田云山 盧大人不容分訴，就要問斬，卑职我話有千万，从何說起？

盧林 身为縣令，窩藏兇犯，你还強辯什么！

郝子良 大人！既是審問，就該讓他分訴明白。

董 威 着哇，讓他講个明白，才好判斷。

盧 林 哼！就容你狗官分訴。

郝子良 江夏縣！就該从实的講來。

田云山 众位大人請听：既是大人之子被卑职之子打死，屍首現在帥府；又說打死什么賽虎家犬，家犬現在龜山；屍离原地，无法得知真假；况且龜山乃是万商云集之地，人有千万，然而直到如今，并无旁人証明。人命大事，一无兇犯，二无干証，也未見地方呈報。大人私派官兵，前后搜山；又帶領五百校衛，親搜縣衙；今日竟然差人手執令箭，細縛卑职到此，不容分說，就要推下問斬，难道說堂堂总督，兵权在手，就是这样的不顧國法，胡行乱为，众位大人，哎，你們天断了！

（唱）大人官居总督位，

卑职身为七品官；

往日无仇又无怨，

无故拿人为那般？

打死公子在帥院，

打死惡犬在龜山；

龜山人兒千千万，

难道豈无一人覓？

打死人命无証件，

又无地方来报官；

未經三使審明案，

差人調我理不端！
是非不把情理按，
全仗總督壓縣官；
眾位大人依理斷，
誰是誰非問根源。

董 威 啊呀，是呀！想龜山乃是萬人遊觀之地，難道就无一人看見？

盧 林 本府家丁送回，个个身帶重傷。

郝子良 既是大人的家丁送回，喚出家郎一問便知。

盧 林 來！傳家郎。

中 軍 是。家郎上堂。

〔家郎、二家丁上〕

家 郎 什么事？

中 軍 江夏縣現在堂上，命你們前去質對。

家 郎 好，好，好，正要找尋這個狗官，他倒自己來了。
伙計們！在大人面前報傷。

家丁甲 把我頭打爛了！

家丁乙 把我腿打斷了！

家 郎 把我頭上打了這麼大的一個疙瘩。哈哈！好個狗官，是你那專橫的兒子，打死我家少爺，又打死我家賽虎犬，把我們个个打的頭破、腿跛、你還裝聾賣啞！伙計們！打死這個狗官，與咱少爺報仇！

（舉拳擬打）

董 威 唉！好一胆大家郎，竟敢在堂堂帥府堂上，對着布按三使，拷打七品縣官，這還了得！

郝子良 好一家郎，竟敢这样放肆！

盧 林 奴才还不退下！

家 郎 （退下时自言自语）咦？帅府的家郎，难道还不敢打一个小小的七品縣印？

中 軍 下去！（家郎退縮与众下）

徐錫公 江夏縣，众家郎將你証住，你还有什么話說？

田云山 哈……

董 威 你发笑为何？

田云山 哎呀老大人！帅府家郎个个如狼似虎，竟敢在众位大人面前，拷打縣官，平日行为，于此可見；这是大人親眼看見，并非卑职强詞；况帅府公子乃將門之子，豈无拳棒之力，卑职之子，乃一讀書學生，豈能打死將門之子？又說打伤二十名家丁，还說打死什么賽虎犬，推情測理，万万不能！

（唱）众大人今日親眼看，

这些家丁討人嫌。

帅府堂上多兇險，

揚拳要打知縣官；

今日竟敢如此干，

平日行为更难言。

公子本是將門汉，

家丁如狼虎一般；

田玉川縱有虎豹胆，

怎能虎口把牙扳。

推情夺理凭公斷，

望大人莫把人屈冤。(截)

〔胡鳳蓮上〕

胡鳳蓮 冤枉！冤枉！

中 軍 州有州衙，縣有縣官，總督衙門，不理民事。滾出去！

胡鳳蓮 民女冤仇甚大，州縣衙門管他不下。

中 軍 狀告何人？

胡鳳蓮 狀告江夏縣！

中 軍 什麼江夏縣？這一狗官又闖下禍了，候着候着。

中 軍 稟帥爺，有一民女喊冤。

盧 林 州有州衙，縣有縣官，總督衙門，不理民事。打出去！

中 軍 民女冤仇甚大，州縣衙門管他不下。

盧 林 問他狀告何人？

中 軍 狀告江夏縣。

(田云山在旁聞言驚訝)

盧 林 什麼？

中 軍 狀告江夏縣。

盧 林 快快命她上堂！快快命她上堂！

中 軍 命你上堂。

胡鳳蓮 民女告進。

(田云山稍有驚疑之狀，一見胡鳳蓮，放心了)

胡鳳蓮 眾位大人！冤枉！冤枉！

董 威 這一民女，你是有狀，還是口訴？

胡鳳蓮 殺人的兇犯勢大，無人敢寫狀子，只得口訴。

董 威 口訴也好，但不知你狀告何人？

胡鳳蓮 狀告江夏縣七品縣官。

董 威 告他为何？
胡鳳蓮 我父被人打死，他不該不拿兇犯。
盧 林 什么！你父被人打死，江夏縣不拿兇犯。
胡鳳蓮 正是。
盧 林 众位大人可曾听見？
四 官 听見什么？
盧 林 适才这一民女言道，他父被人打死，江夏縣不拿兇犯。看在其間，狗官为官不正，欺压百姓，罪該万死！罪該万死！这一民女，江夏縣怎样压制于你？不要害怕，从实講来。
胡鳳蓮 請問大人，民女被人压制，罵得罵不得？
盧 林 罵得。
胡鳳蓮 罵下禍来如何是好？
盧 林 說是你来看！
胡鳳蓮 看什么？
盧 林 本帅在此，你还怕什么？
胡鳳蓮 大人如此講話，莫非就是盧元帅？
盧 林 正是本帅。
胡鳳蓮 （猛起立）盧大人！
盧 林 嗯。
胡鳳蓮 盧林！
盧 林 呵！好一民女，竟敢呼叫老夫名諱，那里容得！来呀！
四校衛 哈！
盧 林 推下砍了！
四校衛 哈！（拔刀）

董 威 慢着！慢着！慢着！
郝子良

董 威 問明白了再斬，問明白了再斬。

盧 林 如此无理，还有什么問的！

董 威 （止）哎哎……

郝子良 大人！觀見这一女子，上得堂来，滿臉是淚，必有很大的屈冤，豈有不問之理？

董 威 着着着，焉有不問之理？

郝子良 这一女子，你父被何人打死？不必啼哭，慢慢的講来。

胡鳳蓮 盧大人！盧林！

盧 林 哼！

胡鳳蓮 是你倚官脅勢，縱子行兇，凭仗家丁惡犬，大鬧龟山，打死我父，你姑娘于你誓不兩立！

董 威 这案官司有了头緒了。

胡鳳蓮 （唱帶板）

漁家女来怒滿面，

叫罵盧賊总督官。

你兒打死我的父，

我和你結的那里冤？

（盧林着急，以目瞪中軍，表示抱怨）

董 威 （見盧林狀，故意幽默的說）哎呀！这事兒有些古怪？

郝子良 就該問个明白。

董 威 这是你的差事，你叫誰問？

郝子良 大家同審同問。

董 威 哦！你我大家同審同問，哈……

郝子良 这一女子。

胡鳳蓮 有。

郝子良 你父怎样被人打死，不必胆怕，从实的講来。

胡鳳蓮 众大人容稟：

(唱尖板)

未开言不由人淚流滿面，

董 威 不必害怕，慢慢的講来。

胡鳳蓮 众位大人請听！（众校衛喊威，胡鳳蓮嚇得坐倒），

(接唱慢板)

众大人坐上边細听民言：

我父女因家貧指魚求飯，

(轉二六)

清早間父卖魚路過龟山。

总督兒盧世寬一声呼喚，

買去了我父魚硬不給錢；

放虎犬將我父双手咬爛，

差家人打我父四十皮鞭；

直打的年邁人皮开肉綻，（繞）

郝子良 难道就无一人来解劝嗎？

董 威 是呀！难道就无一人解劝嗎？

胡鳳蓮 (唱) 来解劝多虧了一位少年。（繞）

郝子良 众位大人，那一少年，大半就是縣衙之子了。

董 威 大半是的，这案官司有了头緒了。

郝子良 这一女子，你可知那一位少年他是何人？

胡鳳蓮 (唱) 那少年將惡人一齐打散，
我的父昏沉沉未問根源；（繞）

郝子良 你可知那位少年，現在何處？

胡鳳蓮 (唱) 不知名不知姓又不識面，

我怎知那少年走向那邊？ (繞)

董 威 哎哎哎，絃又斷了。

桃大廉 接不上了。

徐錫公 沒路了。

郝子良 麻煩了！麻煩了！你再往下講來。

胡鳳蓮 (唱) 我的父回船艙就把氣嚥，

停屍首進城來與父伸冤。(繞)

郝子良 何人的保狀？

胡鳳蓮 (唱) 明知曉總督府官高位顯，

无一人敢出头受此牽連。

這是我殺父仇詳情一片，

叫大人在上邊與民伸冤。(截)

郝子良 眾位大人可曾聽見？

四 官 聽見什麼？

郝子良 縣子打死公子，回到帥府才死；公子打死漁人，回到船艙斷命。這事該叫那一個償命？

董 威 (斜目視林) 這事還是大人明斷才是。

盧 林 打死吾兒，難道白白罷了不成？

胡鳳蓮 住住住了！打死你兒，曉得叫人償命，你兒打死我父，難道民間父母就不是命嗎？

盧 林 這個……

胡鳳蓮 這個什麼？象你這樣倚官脅勢，仗勢欺人，武昌兩岸，那有百姓活命！眾位大人，哎，天斷了！

(唱帶板)

倚官脅勢伤人命，
可憐百姓好伤情。
众大人不能把罪定，
一头碰死早喪生。(截)

董 威
郝子良
郝子良

擋住，擋住。

这是众位大人，这一女子口如利刃，叫下官我是怎
样的断法？

董 威
郝子良

打死她父也要个証件，不然，一面之詞，也有些不妥。
此事誰人敢証？

董 威
郝子良

帅府公子打死漁人，难道是帅府公子親手打的不成？
明白了。来！傳家郎。

中 軍

傳家郎。

[家郎上]

家 郎
郝子良

参見大人。
这是家郎。

家 郎
郝子良

伺候大人。
我且問你，縣子打死公子，可是你親眼看見？

家 郎
郝子良

我还挨了几拳，焉有沒見之理。
你家少爺怎样打死賣魚老汉？从实說来。

家 郎
董 威

哎……这事我……我不知道。

(冷笑) 哼……！好一胆大家郎，縣子打死公子，你
就親眼看見，你家公子打死漁夫，你就沒見。不动
大刑，料你不肯实招。人来！大刑伺候！

家 郎

大人不必动刑，我說就是，我說就是。

董 威 若有半句虛情，定要砸坏你的骨拐！

家 郎 哎呀！小人不敢！

董 威 講！

家 郎 众位大人請听：我和我家少爺去到龟山遊玩，碰見一个老头兒，卖的叫什么娃娃魚。我家少爺要買，那老兒要三貫銅錢。我家少爺給他三百文銅錢，那老兒嫌少不賣。我家少爺又說，就是三百文銅錢，今日我閒遊龟山，未曾帶錢，改日你到帅府來領。那老兒言道，我指打魚吃穿，賣魚不欠帳。我家少爺大怒，將魚摔在地上，不料被犬吞去。那老兒不捨，上前搶魚，被犬咬了这么大兩個窟窿。

胡鳳蓮 苦呵！

家 郎 哼！苦？那老兒疼痛難忍，罵我家少爺六畜一般。

郝子良 你們就該打呀！

董 威 着哇，你們就該打呀！

家 郎 打來么！我家少爺叫我們打他四十皮鞭，只打了三十五下，

郝子良 為何不打了？

家 郎 來了，

郝子良 誰來了？

家 郎 江夏縣之子來了。是他上前一把擋定，言說你們好有不是，買去民魚，不給民錢，这就无理，又來拷打，真是豈有此理。我家少爺言道，拷打漁夫与你屁不相干。那少年罵我家少爺私養惡犬，苦害良民；又說什麼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；又說什麼亂臣賊子人